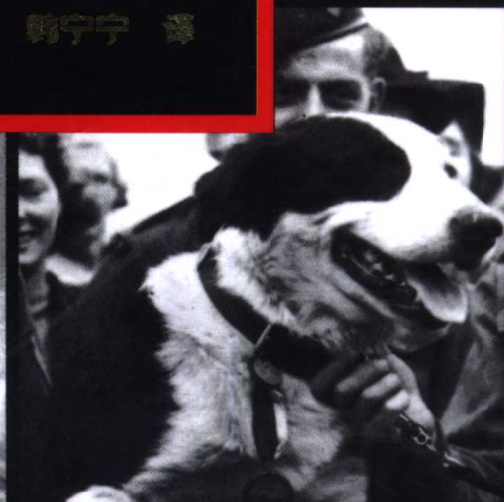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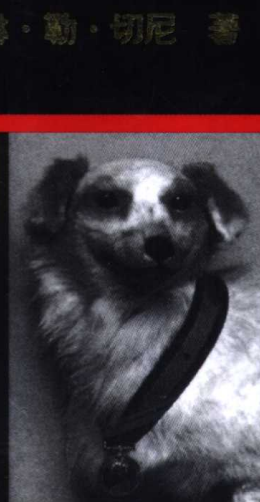




沉默的 英雄

历史上最伟大的
动物战士

(英) 伊芙琳·勒·切尼 著 韩宁宁 译



沉默的英雄

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战士

(英)伊芙琳·勒·切尼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英雄 / (英) 切尼著; 韩宁宁等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5206-2

I. 沉... II. ①切... ②韩... III. 纪实文学—英国
—当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167 号

Copyright ©1994 by Evelyn Le Chene

**Copyright licence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84015396 发行部电话: (010)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12.5 印张 4 插页 160 千字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8.8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沉默的英雄

——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战士

鲍比是一只白色的小狗，阿富汗战争期间，成为惨烈的马温战争中的英雄。

沃迪克，一只稀有的叙利亚熊，在蒙特卡西诺战役中同波兰军队并肩作战。

驴子墨菲，至今仍被人们所怀念。它在盖里普里大屠杀中找到受伤的士兵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相对于那些在此书中对其非凡英勇热情讴歌的众多值得怀念的动物而言，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它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超越了受训和职责的范围，展示了在战争中无私的奉献精神。

伊芙琳·勒·切尼深入地发掘了那些通常难以获得的原始资料，有机会同目击者交谈，披露了在长达四十年的人类战争中这些沉默的英雄们的许多先前未有记载的详细资料。通过认真调查后，她了解了罗伯之谜——这只牧羊犬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上服役于空中特种部队，因其表现英勇被授予狄肯勋章，但它的事迹仅在对它的嘉奖令中有过记载。伊芙琳·勒·切尼被允许接触那些机密的情报文件，使她能够得以首次向世人展示鸽子在盟军情报部门和法国秘密抵抗组织传递信息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本书将每个动物的英雄事迹都放在相关的战争或战役的背景下来讲述，还配以一些地图和通常难以获得的照片，许多都是首次公开。

通过对那些勇气超群的动物的描写，《沉默的英雄》在平实中给人以鼓舞，使人谦逊下来。这只是对勇敢者之中最勇敢者的适当的纪念方式。



伊芙琳·勒·切尼

伊芙琳·勒·切尼在基尔大学的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获得荣誉学位。她的论文题目是《生化武器——未来的威胁》。出版过两本关于战争主题的书：《摩索森：一个死亡营地的历史》和《在月光中看我：英国情报人员和法国秘密抵抗组织的故事》。她经常在电台和电视台作评论员，有许多文章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

责任编辑：易小强

责任校对：李静媛

鸣 谢

从《沉默的英雄》这本书的性质看,它大量地依赖于研究资料。因此,我衷心地感谢我所引用的文献和无私地给我提供时间和知识的各位同仁。

取自维多利亚女王《航海日志》的摘要,以及取自皇家档案馆的摄有鲍比同它从马温战争中(文中第一章)幸存的同伴的照片是在女王威严而亲切的命令下得以再次冲洗。

我也要对下列人士表示感激:

卢伯特·梅尼上校——他的祖先在马温战役中受伤并幸存了下来,因此,他提供了有关那次事件的独一无二的记录;从卡沃特准将、赫莱姆上校和比蒙特先生的著作中引用的有关辛迪队的小马米尼的资料,并且就比蒙特先生来说是从其RAF(译者注:皇家海军舰队)航海日志中摘录的;挪威的奥托·奥普斯塔德先生同意引用他的关于海犬贝姆兹的记录,以及耐心为我做翻译的奥瑟罗的尼娜夫人;取自巴黎的《历史学杂志》中有关蒙特卡西诺战役的摘要,尤其感激W.A.拉瑟克先生为了收集关于名叫沃迪克的熊的可供挑选的大量照片所做的努力,以及允许我从他自己的著作中所做的大量的引用。

在有关艾瑞玛犬一章中,我要感谢一下提供重要且深入的资料的人:郝赫本上校《死亡计划》一书中提供的V-1、V-2火箭发射地的具体地点,MBE(大英帝国最高勋爵)查尔斯先生允许我自由地查阅他有关在紧急行动中训练狗的记录,以及在迈尔登的莫迪动物防御中心的全体成员,就是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玛格丽特·格瑞芬关于艾瑞玛犬行动日志的副本。我感谢他们允许我如此大量自由地引用

鸣 谢

这些资料。

在“加利玻利的墨菲”一章中,我大量依靠了J.M.威特在翰姆林主编的“安德洛墨达牛津丛书”中的《20世纪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澳大利亚政府有关一战的官方历史记录,以及珀西·亚当—斯密的《奥新兵团》和艾尔文·本森的《牵驴的士兵》中的内容。我还要感谢埃塞克斯的约翰·帕克先生,因为他负责管理所有有关辛普森和他的驴子的文献资料。在塞巴斯托玻·汤姆的帮助下,我既引用了有关这次战斗的官方文献也参考了迈克尔·伯梭的《克里米亚英雄》一书。玛丽·E·辛斯顿的《军事历史》一文给了我斯达比故事的灵感。关于在SAS(英国空军特别服务队)服役的狗——罗伯的资料,我要感谢安辛妮·凯波和约翰·蒙瑞同意我引用《1941—1945,战争中的SAS》,但我要特别感谢饲养罗伯的主人希瑟·贝恩小姐。贝恩小姐从学走路时就与它一起长大,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自为它的英勇事迹写篇文章,我祝愿她能取得成功。她非常慷慨地允许我查阅她的私人资料记录。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赛鸽杂志》的编辑瑞可·奥斯曼先生的热心帮助和鼓励。他同意我从他个人关于战争中的鸽子的著作中进行摘要,而且还拿出了可供此书使用的大量罕见照片。在关于叫莱福曼·可汗的一只狗的一章中,坎特伯雷的菲尔·布斯也给了我同样的诚恳帮助。我还要感激肯·弗兰斯特,他耐心地为此书复制了地图并承担起了棘手的一校的工作。

感谢外交部,《沉默的英雄》才得以重现某些独一无二的资料,它第一次讲述了二战中鸽子怎样被运用于秘密情报行动的真实故事。

最应特别感谢的是PDSA的全体成员,感谢他们的大力帮助。(他们的组织工作是狄肯勋章颁发工作的核心部分。)

伊芙琳·勒·切尼

1994年8月

序 言

我们中很少有人不被有关动物的故事所感动，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讲述它们英勇事迹的故事。动物们像人类一样的勇气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它们可以是仅仅站在那儿，鼓舞精神和士气，使人从无助的绝望中走出来并振作精神活下去；或者有一只不经任何鞭策的动物可能在生死关头做出拯救生命或者扭转形势的行为。

在研究和写作《沉默的英雄》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关于动物、它们的本性和思考过程；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形成这个世界的历史。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是吸引人的，肯定使那些认为动物愚笨和无用的人感到汗颜。在它们奋力拯救生命的过程中，沉默意味着它们不朽的高尚。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想到它会与我或我的家庭有什么特别的联系，然而书中至少有两章涉及到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的家人所服役的情报部门：军情五处、SOE和PWE。我有幸获得这样惟一的机会得以使用到属于官方秘密档案的几份文件。这些文件在五十年，七十年甚至一百年里都不会向公众公开。因此，在第八章中，我们才有机会第一次了解到情报部门对鸽子的使用情况，才能了解到在可怕的盖世太保或纳粹党卫队不断的威胁下，在秘密部门里，那些英勇故事背后的详细情况。

在讲述某些故事时，有一些令人难过的时段，如辛迪队的米尼，它母亲的命运我们无从得知，还有至今令我们伤感的贝姆兹的葬礼，以及加利玻利的墨菲勾起的对那场可怕的战争的回忆；也有一些轻松甚至非常诙谐的时候，如马斯特德的故事（第十二章），在仪式上授

序 言

予这只狗并给它戴在脖子上的英勇勋章是用骨头做成的；也有激动人心的历史，如阿富汗的马温战争，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巴斯托玻的汤姆的故事。

在皇家战争博物馆中有关战争中动物的展览举行了两次，已经有无数本书写过这个主题，然而，奇怪的是，要想更深入地搜索到动物的相关资料却很不容易。它们成了传奇故事，但与人们写的与动物在一起的回忆录相比，官方档案记载这方面的东西就少了很多。从这一点看，关于鸽子的一章是特别的：有很多对于它们拯救人类所做出的贡献的公开材料。

《沉默的英雄》中写到了那些因英勇而被授予狄肯勋章的动物，受到包括美国紫心勋章和法国外籍军团荣誉勋章等其他国家表彰的动物，还有一些没受到过表彰的动物。在这些故事的最后，献上我对它们所有大无畏精神的敬意。

目 录

鸣谢	I
序言	III
狄肯勋章	1
第一章 鲍比和马温战争	2
第二章 辛迪队的米尼	20
第三章 海犬贝姆兹	37
第四章 蒙特卡西诺的沃迪克	53
第五章 艾瑞玛——闪电战中的搜救犬	69
第六章 加利玻利的墨菲	86
第七章 塞巴斯托玻的汤姆	102
第八章 信鸽温柯	113
第九章 斯达比和福里彼特	133
第十章 莱福曼·可汗	145
第十一章 SAS的罗伯	157
第十二章 它们也在服役	175

译者:

鸣谢、第五章(部分)、第六章——吴雅梅

序言、狄肯勋章、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二章——韩宁宁

第七、九、十章——吴静

第十一章——苏晓

狄肯勋章

狄肯勋章，更通俗地被称为“动物的VC”（VC——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由玛丽亚·狄肯小姐设立的。她是PDSA（生病动物的大众医院）的创办者。该勋章授予那些在二战中和战后履行职责时表现出非凡勇气和贡献精神的动物。这个勋章只授予官方推荐的且对象仅限于动物。

铜制勋章的正面，上方刻着首字母“PDSA”，中间是“**For Gallantry**（表彰英勇）”，下方是“**We Also Serve**（我们也在服役）”，所有这些字母都刻在一个桂花环内。背面空着的部分用于刻受领者的具体事迹。勋章丝带是绿色、深褐色、淡蓝色相间的，分别代表海军、陆军和空军所保卫的水、陆、空。

在已授出的53枚狄肯勋章中，18枚授予狗，3枚授予马，1枚授予一只猫，还有31枚授予了鸽子。

第一章 鲍比和马温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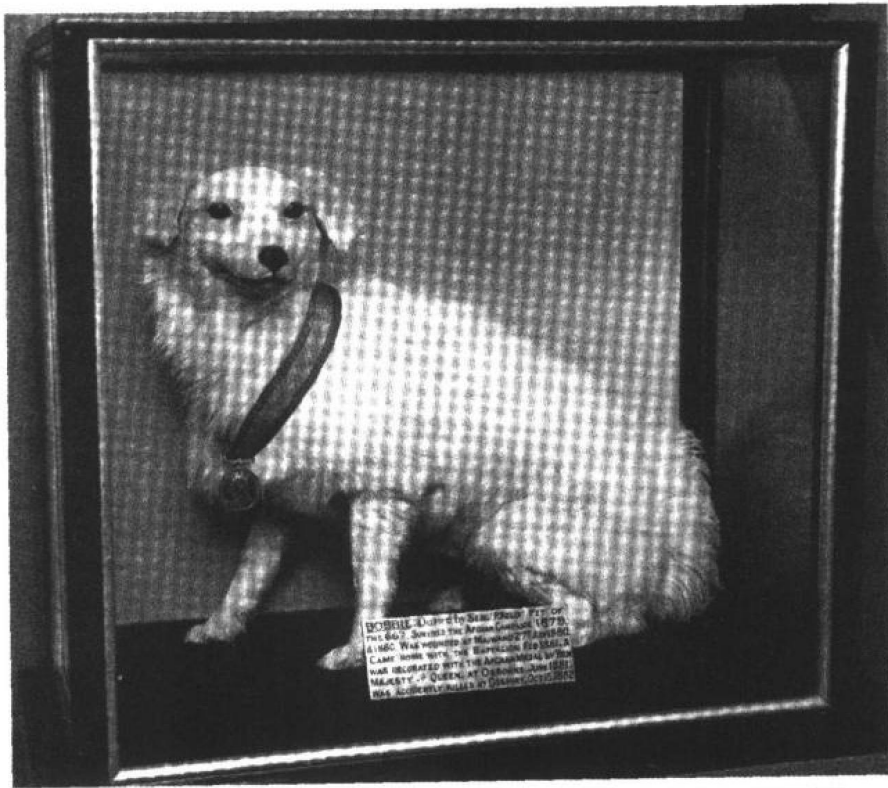
人们一整天都在忙碌着,裁剪着红色的天鹅绒,装衬里,在人字形花冠上缝上人造珍珠,明天,这件紧急做成的华服的主人,将会穿着它觐见国王陛下——维多利亚女王。当人们快乐地忙碌着时,衣服主人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很感兴趣地望着他们,并且乐于试穿他们的劳动成果。对在马温战役中,第66步兵团最后抵抗中的惟一幸存者——白色的短毛狗鲍比来说,这件衣服合身极了。



鲍比是只体形较小、灰色口鼻的狗,它乘过船、坐过火车,穿越干旱危险的沙漠;曾经身处野蛮的原始部落的大屠杀中,受过伤,最终孑然一身。然而,在沿着敌军阵线五个多星期的迂回行进后,它找到了回队伍的路。明天是它的节日,这一天它的非凡勇气和献身精神将进入传说和历史中。

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很多家庭跟在兵团后面,甚至在战场上,也不难发现狗的踪迹。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期间,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必然地,他们之间会形成长久的情谊,这种情谊经常会扩展到整个集体中。

对于军队中的狗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它们不得不承受恶劣气候下长途跋涉的艰苦,忍受战争中可怕的声音,躲避袭来的炮弹,勇敢镇定地面对那些看得见的危险。如果受伤的话,动物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有时会有些品类不全的医药,有时又完全没有医药来医治。然而在这一章里将要讲述的狗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某些东西通过



鲍比,马温战争中的英雄,66步兵团的吉祥物。照片提供:爱丁堡皇家军事博物馆。



爱、关心,成为一个家庭的一分子——在这个故事里是整个军团的一分子,甚至是在经历生死劫难中发展起来,成熟起来的。这种关系不是训练出来的,也不是命令的结果,这是自愿的奉献。

鲍比是步兵团的吉祥物,1880年,人们经常看到脖子上围着丝带戴着大奖章的它。但它可不是66步兵团中惟一的宠物狗,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俩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

在讲鲍比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看一下,鲍比为什么同它的步兵团呆在阿富汗——一块贫瘠荒凉、派系之间战争不断的土地,看一下发生在伦敦、马耳他和印度的事件如何最终影响了马温战争。

马温灾难是英国军队所遭受的最大的军事失败之一。它当然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严重的灾难。那时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洋、加拿大和远东陆上、海上霸权达到了鼎盛,贸易往来跨越全球,涉及到了全球四分之一多的人口。它繁荣的贸易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依赖于另一个。印度无疑是帝国最大的财富,它资源丰富,控制着重要的海上通道,然而它同时也是一个难于控制的国家,到处充斥着反叛的气息。事实上,孟加拉军队中的印度兵或者称为土著兵,在1860年初发动了叛乱。在英国统治这块次大陆的历史上,军队的信心第一次被严重地动摇了。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叛乱再一次发生,我们能镇压下去吗?



作为对这一问题的部分回应,援军被派往印度,陆军中将弗莱德·罗伯斯(他后来在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儿指挥镇压叛军。令英国政治和军事不安的另一因素是来自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不断发生的冲突。这在所有的战略决策当中都有体现。在那个野蛮国家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对印度和印度与阿富汗绵长的共有国界都有着潜在的影响。

数年来俄罗斯和波斯(现在的伊朗)都谋求通过阿富汗把各自的影响扩展到印度去,为达到目的不惜挑起阿富汗各个部落的冲突。然而英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并不想使自己卷入阿富汗的任何一方的是非中。他们更喜欢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尽管他们在两个问题上要求得到阿富汗领导人的再三保证:第一,东印度公司在阿富汗境内和经由阿富汗进行的贸易不受限制;第二,在阿富汗的三大主要城市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要建立英国的管辖区。英国早在1855年就同当时在位的老国王(一般称为瓦里或者喀布尔总督)达成这样的协议。尽管俄国和波斯野心勃勃,但直到1878年老国王去世,这样的安排一

直没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现在他的儿子统治喀布尔,他想做些改变。

新国王重新审视以前的协议后,要求英国做出大的让步。他的要求之一是要英国提供军事支持和军事装备。对这个要求英国态度冷淡。国王坚持他的要求,并向英国公使强调说,他已经收到了来自波斯的慷慨允诺,甚至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更加慷慨的提议,这些提议包括帮助国王建立一支阿富汗军队。他又说,实际上他的兄弟阿育伯·可汗当时就在俄国。

英国再次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后,同喀布尔的关系不明朗起来,反而同南部亲英的坎大哈瓦里的关系发展顺利。当阿育伯·可汗获知英国与舍阿利——他哥哥的敌人——关系密切时,就从俄国返回,盛怒之下,作为报复炸毁了英国在喀布尔的管辖区,炸死了英国领事路易斯·克瓦纳瑞和他的一名护卫。

对于这一事件,英国王室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不久后,1879年11月,陆军中将弗莱德·罗伯斯(早期曾负责西北前线远征军达十六年之久,熟悉当地地形)带领英国军队穿过喀布尔关口,袭击了喀布尔,推翻了国王。国王同他的兄弟阿育伯逃到了俄国。罗伯斯把坎大哈的舍阿利扶上了台。英国在阿富汗的统治权重新建立起来。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贸易和商业的力量和影响;阴谋、叛变和暴力;政治和策略上的失误和可怕的部落文化。这些因素加在一块就导致了马温战争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早在1879年初,鲍比就到达了俯瞰着阿曼海的卡拉奇港的驻地和临时宿营地。它已经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了,因为以前在那里呆过——在跟随步兵团之前,鲍比去过许多地方。

故事始自它被陆军中士皮特·凯利收留时。如果没有被中士收留,作为一只流浪狗,它可能会在瓦莱塔的马塔港四周过完短暂但风平浪静的一生。九年前,两艘运兵舰“西拉匹斯号”和“鳄鱼号”前往印度途中,曾到过马塔港。当船补充淡水、货物和召集新船员时,士兵们



被允许离开海岸。他们穿着红色的长大衣和蓝色裤子齐步从甲板上走下来,向分布在海边的酒馆走过去。瓦莱塔是一个繁忙的小镇,单桅杆的小渔船在水面上疾动着,在装货卸货的有着高桅杆的纵帆船间穿梭,音乐声、小贩们叫卖货物声充斥在通向海湾的狭窄街道上。驴叫着,狗吠着,一只小狗也在哇哇的叫,四处乱转,寻找着可能被人丢下的剩饭。

陆军中士凯利把这只小狗从地上抱起来,并当场收养了它。凯利以收养狗出名,他不断地把流浪狗弄到兵营中,照顾它们。就在他们从阿斯陆的基地出发前往印度前,收养的狗给他惹了麻烦。惹祸的是一只叫比吉的狗,它很讨人喜欢,人们也乐意逗它玩。一群男孩子把它的白色皮毛涂成蓝色和红色的条纹,拿它做英国国旗,四处炫耀。制作枪靶的人不甘示弱,又在它身上涂了很多黑色圆圈。但比吉吓倒了一位官员的太太,致使凯利受到了训斥,它也被从兵营中带走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西拉匹斯号”准备离开瓦莱塔起航前,一团白色的东西避开警戒的军队巡逻兵,被偷偷带上了船。这只名叫鲍比的狗,一路上备受宠爱,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抱它。凯利亲手喂它,跟它睡在拥挤的营房里。它在海上度过了一个多月,经过亚历山大港和刚开放一个多月的苏伊士运河,在孟买之行的最后一站马拉巴海岸换船,然后从那里经由陆路到达卡拉奇驻地。三年后也就是1873年,鲍比和第66步兵团离开了卡拉奇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不断奔波,去贝尔高姆(译者注:印度西部一城市)、浦那、阿买德那格,又到了浦那,最终回到了卡拉奇。

这段时间里,在西姆拉军需总部,弗莱德·罗伯斯将军正在为恢复和加强英国在西比前线和阿富汗统治的战争作准备。他在坎大哈组织了一支野战军,让陆军中尉詹姆斯·格卜瑞斯负责指挥第66步兵团,并且命令66步兵团从卡拉奇撤出前往西比,在那里同格卜瑞斯,同皇家马队炮兵的B营E炮兵连(通常称EB)和军医普斯顿少校领导的野战医院会合。



当1880年1月这些命令到达步兵团时,鲍比已经是军旅生活中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了。它很快就学会了巡逻、引路、警戒、搜索,在附近有毒蛇或四处抢劫的敌军时,发出警告。它对于将至的危险练就了一种敏锐的直觉,并能够发现流沙和沼泽,从它们四周找到安全的出路。它学会了怎么同一群高大的动物,如比它高大的驴子、骡子、马和骆驼相处。这是军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天生具有一种职责意识和时间意识,最重要的是归属意识。

去西比的旅途一定是鲍比经历过的最愉快的旅途之一,因为他是乘坐印度半岛铁路的宽敞通风的客车去的,途中经过丛林、平原,经过大桥,还有建有华美教堂的村庄,郁郁葱葱的树林,经历了随海拔高度增加变化的气候及其多样的景色,看到了无数有漂亮羽毛的鸟如鸚鵡、松鸦等。爬到高大的棕榈树上的猴子见到驶过来的火车吱吱叫个不停。

西比,对这样一个旅程来说是一个差劲的目的地。这是一片荒凉、沉闷的红沙平原。这里气候炎热,经常有猛烈的沙暴持续肆虐两三天,沙暴在几英里之外都能看到,像厚厚的云层,在沙漠上滚动成一个大沙团,沙团打到帐篷上,不出几分钟,所有的东西都被罩上了一英寸厚的沙子。动物们吓坏了,四散奔逃。



当66步兵团的主力部队在2月中旬到达西比时,其D分队已经等候在那儿了。在早些时候,D分队转道去了海德拉巴,取来了六门榴弹炮,其中四门有6磅重,两门12磅重,作为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送给坎大哈瓦里的礼物。这些榴弹炮笨重麻烦,但是却注定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发挥关键作用。

坎大哈野战部队在2月底出发,知道这次行军会比较缓慢,特别是对那些役畜和拉着野战炮的EB、66团D分队而言。他们在夜晚行军以避开白天的炎热,代价却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摸索着前进。白天分队休息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把那些动物圈在这块只有几丛破土而出的荆棘的荒地上,许多骡子和驴子走迷了路,因炎热和疲劳而死去。